

通俗

下

文学指要

通俗文学指除了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以外，还包括现实创作的通俗化大众化，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，以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作品，又称大众文学和俗文学，与严肃文学和雅文学相对而言。

刘雪坚◎著



辽海出版社

通俗文学指要

刘雪坚 著

下

辽海出版社

罗刹海市

马骥，字龙媒，贾人子。美丰姿。少倜傥，喜歌舞。辄从梨园子弟^①，以锦帕缠头，美如好女，因复有“俊人”之号。十四岁，入郡庠，即知名。父衰老，罢贾而居。谓生曰：“数卷书，饥不可煮，寒不可衣。吾儿可仍继父贾。”马由是稍稍权子母^②。

从人浮海^③，为飓风引去，数昼夜至一都会。其人皆奇丑；见马至，以为妖，群哗而走。马初见其状，大惧；迨知国中之骇己也，遂反以此欺国人。遇饮食者，则奔而往；人惊遁，则啜其余^④。久之，入山村。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褴褛如丐。马息树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遥望之。久之，觉马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马笑与语。其言虽异，亦半可解。马遂自陈所自。村人喜，遍告邻里，客非能搏噬者。然奇丑者望望即去，终不敢前；其来者，口鼻位置，尚皆与中国同。共罗浆酒奉马。马问其相骇之故，答曰：“尝闻祖父言：西去二万六千里，有中国，其人民形象率诡异^⑤。但耳食之^⑥，今始信。”问其何贫。曰：“我国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极者，为上卿；次任民社^⑦；下焉者，亦邀贵人宠，故得鼎烹以养妻子^⑧。若我辈初生时，父母皆以为不祥，往往置弃之；其不忍遽弃者，皆为宗嗣耳。”问：“此名何国？”曰：“大罗刹国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。”马请导往一观。于是鸡鸣而兴，引与俱去。天明，始达都。都以黑石为墙，色如墨，楼阁近百尺。然少瓦，覆以红石；拾其残块磨甲上，无异丹砂。时值朝退，朝中有冠盖出，村人指曰：“此相国也^⑨。”视之，双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帘。又数骑出，曰：“此大夫也。”以次各指其官职，率孿孿怪异^⑩；然位渐卑，丑亦渐杀^⑪。无何，马归，街衢人望见之，噪奔跌蹶，如逢怪物。村人百口解说，市人始敢遥立。既归，国中咸知村有异人，于是搢绅大夫，争欲一广见闻，遂令村人要马。然每至一家，阍人辄阖户，丈夫女子窃窃自门隙中窥语；终一日，无敢延见者。村人曰：“此间一执戟郎^⑫，曾为先王出使异国，所阅人多，或不以子为惧。”造郎门。郎果喜，揖为上客。视其貌，如八九十岁人。目





睛突出，须卷如猬。曰：“仆少奉王命，出使最多；独未尝至中华。今一百二十余岁，又得睹上国人物，此不可不上闻于天子。然臣卧林下，十余年不践朝阶，早旦，为君一行。”乃具饮饌，修主客礼。酒数行，出女乐十余人，更番歌舞。貌类夜叉，皆以白锦缠头，拖朱衣及地。扮唱不知何词，腔拍恢诡^③。主人顾而乐之，问：“中国亦有此乐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主人请拟其声，遂击桌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“异哉！声如凤鸣龙啸，从未曾闻。”翼日，趋朝，荐诸国王。王忻然下诏。有二三大夫，言其怪状，恐惊圣体。王乃止。郎出告马，深为扼腕^④。居久之，与主人饮而醉，把剑起舞，以煤涂面作张飞。主人以为美，曰：“请君以张飞见宰相，宰相必乐用之，厚禄不难致。”马曰：“嘻！游戏犹可，何能易面目图荣显？”主人固强之，马乃诺。主人设筵，邀当路者饮^⑤，令马绘画以待。未几，客至，呼马出见客。客讶曰：“异哉！何前媼而今妍也！”遂与共饮，甚欢。马婆婆歌“弋阳曲”^⑥，一座无不倾倒。明日，交章荐马^⑦，王喜，召以旌节。既见，问中国治安之道，马委曲上陈^⑧，大蒙嘉叹，赐宴离宫。酒酣，王曰：“闻卿善雅乐，可使寡人得而闻之乎？”马即起舞，亦效白锦缠头，作靡靡之音。王大悦，即日拜下大夫。时与私宴，恩宠殊异。久而官僚百执事颇觉其面目之假^⑨；所至，辄见人耳语，不甚与款洽。马至是孤立，惘然不自安^⑩。遂上疏乞休致^⑪，不许；又告休沐^⑫，乃给三月假。于是乘传载金宝^⑬，复归山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马以金资分给旧所与交好者，欢声雷动。村人曰：“吾侪小人受大夫赐，明日赴海市，当求珍玩，用报大夫。”问：“海市何地？”曰：“海中市，四海蛟人^⑭，集货珠宝；四方十二国，均来贸易。中多神人游戏。云霞障天，波涛间作。贵人自重，不敢犯险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辈，代购异珍。今其期不远矣。”问所自知，曰：“每见海上朱鸟来往，七日，即市。”马问行期，欲同游瞩。村人劝使自贵。马曰：“我顾沧海客，何畏风涛？”

未几，果有踵门寄资者，遂与装资入船。船容数十人，平底高栏。十人摇橹，激水如箭。凡三日，遥见水云幌漾之中，楼阁层叠；贸迁之舟^⑮，纷集如蚁。少时，抵城下。视墙上砖，皆长与人等。敌楼高接云汉^⑯。维舟而入^⑰，见市上所陈，奇珍异宝，光明射目，多人世所无。一少年乘骏马来，市人尽奔避，云是“东洋三世子”。世子过，目



生曰：“此非异域人？”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^②。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。世子喜曰：“既蒙辱临，缘分不浅！”于是授生骑，请与连轡。乃出西城。方至岛岸，所骑嘶跃入水。生大骇失声。则见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宫殿，玳瑁为梁，鲂鳞作瓦；四壁晶明，鉴影炫目。下马揖入。仰视龙君在上，世子启奏：“臣游市廛，得中华贤士，引见大王。”生前拜舞。龙君乃言：“先生文学士，必能衙官屈、宋^③。欲烦椽笔赋‘海市’，幸无吝珠玉。”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精之砚，龙鬣之毫，纸光似雪，墨气如兰。生立成千余言，献殿上。龙君击节曰：“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国矣！”遂集诸龙族，宴集采霞宫。酒炙数行，龙君执爵而向客曰：“寡人所怜女，未有良匹，愿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”生离席愧荷，唯唯而已。龙君顾左右语。无何，宫人数辈，扶女郎出。珮环声动，鼓吹暴作。拜竟，睨之，实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时酒罢，双鬟挑画灯^④，导生入副宫。女浓妆坐伺。珊瑚之床，饰以八宝；帐外流苏，缀明珠如斗大；衾褥皆香奁^⑤。天方曙，则雏女妖鬟，奔入满侧。生起，趋出朝谢。拜为驸马都尉。以其赋驰传诸海。诸海龙君，皆耑员来贺^⑥；争折简招驸马饮。生衣绣裳，驾青虬，呵殿而出^⑦。武士数十骑，背雕弧，荷白楮，晃耀填拥。马上弹箏，车中奏玉。三日间，遍历诸海。由是“龙媒”之名，噪于四海。宫中有玉树一株，围可合抱；本莹澈，如白琉璃，中有心，淡黄色，稍细于臂；叶类碧玉，厚一钱许，细碎有浓阴。常与女啸咏其下。花开满树，状类薔菊^⑧。每一瓣落，锵然作响。拾视之，如赤璫雕镂，光明可爱。时有异鸟来鸣，毛金碧色，尾长于身，声等哀玉^⑨，恻人肺腑。生闻之，辄念乡土。因谓女曰：“亡出三年，恩慈间阻每一念及，涕膺汗背。卿能从我归乎？”女曰：“仙尘路隔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鱼水之爱，夺膝下之欢。容徐谋之。”生闻之，涕不自禁。女亦叹曰：“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！”明日，生自外归。龙君曰：“闻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诘旦趣装，可乎？”生谢曰：“逆旅孤臣，过蒙优宠，啣报之诚，结于肺肝。容暂归省，当图复聚耳。”入暮，女置酒话别。生订后会，女曰：“情缘尽矣。”生大悲，女曰：“归养双亲，见君之孝。人生聚散，百年犹旦暮耳，何用作儿女哀泣？此后妾为君贞，君为妾义，两地同心，即伉俪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谓之偕老乎？若谕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虑中馈乏人^⑩，纳婢



可耳。更有一事相嘱：自奉衣裳^⑤，似有佳朕^⑥，烦君命名。”生曰：“其女耶，可名龙宫；男耶，可名福海。”女乞一物为信。生在罗刹国所得赤玉莲花一对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“三年后四月八日，君当泛舟南岛，还君体胤^⑦。”女以鱼革为囊，实以珠宝，授生曰：“珍藏之，数世吃著不尽也。”天微明，王设祖帐^⑧，馈遗甚丰。生拜别出宫。女乘白羊车，送诸海浚。生上岸下马。女致声珍重，回车便去，少顷便远。海出复合，不可复见。

生乃归。自浮海去，咸谓其已死；及至家，家人无不诧异。幸翁媪无恙，独妻已他适。乃悟龙女“守义”之言，盖已先知也。父欲为生再婚；生不可，纳婢焉。谨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岛中。见两儿坐浮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动亦不沉。近引之，儿哑然捉生臂，跃入怀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。亦引上之。细审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婉秀。额上花冠缀玉，则赤莲在焉。背有锦囊，拆视，得书云：“翁姑计各无恙。忽忽三年，红尘永隔；盈盈一水，青鸟难通^⑨。结想为梦，引领成劳，茫茫蓝蔚，有恨如何也！顾念奔月姮娥，且虚桂府^⑩；投梭织女，犹怅银河。我何人斯，而能永好？兴思及此，辄复破涕为笑。别后两月，竟得孿生。今已啁啾怀抱，颇解言笑；觅枣抓梨，不母可活。敬以还君。所贻赤玉莲花，饰冠作信。膝头抱儿时，犹妾在左右也。闻君克践旧盟，意愿斯慰。妾此生不二，之死靡他。奁中珍物，不蓄兰膏；镜里新妆，久辞粉黛。君似征人，妾作荡妇^⑪，即置而不御，亦何得谓非琴瑟哉？独计翁姑亦既抱孙，曾未一覩新妇^⑫，揆之情理，亦属缺然。岁后阿姑奄窆^⑬，当往临穴，一尽妇职。过此以往，则‘龙宫’无恙，不少把握之期^⑭；‘福海’长生，或有往还之路。伏惟珍重，不尽欲言。”生反覆省书揽涕。两儿抱颈曰：“归休乎！”生益恻，抚之曰：“儿知家在何许？”儿啼，呕哑言归。生视海水茫茫，极天无际；雾鬓人渺，烟波路穷。抱儿返棹，怅然遂归。生知母寿不永，周身物悉为预具，墓中植松楸百余^⑮。逾岁，媪果亡。灵輿至殡宫，有女子縗经临穴。众方惊顾，忽而风激雷轰，继以急雨，转瞬已失所在。松柏新植多枯，至是皆活。福海稍长，辄思其母，忽自投入海，数日始还。龙宫以女子不得往，时掩户泣。一日，昼暝，龙女忽入，止之曰：“儿自成家，哭泣何为？”乃赐八尺珊瑚一树，龙脑香一帖，明珠



百颗，八宝嵌金合一双，为嫁资。生闻之突入，执手啜泣。俄顷，疾雷破屋，女已无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^⑧。‘小惭小好，大惭大好’^⑨。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，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。彼陵阳痴子，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？呜呼！显荣富贵，当于蜃楼海市求之耳！”

选自《聊斋志异》

【题解】

商人之子马骥浮海，先到大罗刹国，再到海市。前者是一个以俊为丑、以媼为妍的国度，翩翩的马骥被认为是怪异，大家都退避三舍。但当马骥抹黑自己的脸后，便受到了“恩宠”。他又到了海市，那里圣君贤臣，义夫贞妻，重视人才，崇拜斯文，马骥被龙君招为駙马。但他到底还是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。自此天涯永隔，他再也见不到他的龙女妻子了。作者笔下的大罗刹国是乌有之乡，海市更是一种虚假的存在。那么，这篇小说便是“海外奇谈”了。但是，读者自会从其中得到真实的感受，其中的寓意显而易见。前人称赞这个作品逼近唐人传奇，篇中龙女致马骥的信更是文情并茂。

【注释】

- ①梨园子弟：戏曲艺人。
- ②权子母：权衡本利，指经商。
- ③浮海：航海，去海外经商。
- ④啜(chuò)：吃、喝。
- ⑤率：都，全部。
- ⑥耳食：耳闻，听说。
- ⑦民社：人民和社稷，此处指地方官。
- ⑧鼎烹：美食。
- ⑨相国：宰相。
- ⑩髻髻(zhēng níng)：毛发散乱的样子。



⑪杀：减少。

⑫执戟郎：宫门警卫官员。

⑬恢诡：怪异、离奇。

⑭扼腕：惋惜。

⑮当路者：身居要职的人。

⑯婆娑歌“弋阳曲”：边舞蹈边唱弋阳曲。弋阳曲，南曲声腔的一种，源于江西弋阳。

⑰交章荐马：纷纷上奏章推荐马骥。

⑱委屈上陈：原原本本地陈述。

⑲百执事：百官。

⑳惻（xiàn）然：不安的样子。

㉑休致：退职辞官。

㉒休沐：休假。

㉓传：驿站的公用车。

㉔鲛人：相传南海有鲛人，善纺织，所织的织物叫鲛绡。

㉕贸迁：贸易。

㉖敌楼：城楼。

㉗维舟：栓好船。

㉘前马者：在马前开路的人。

㉙衙官屈、宋：超过屈原、宋玉。衙官，唐代刺史的属官，此处是使动用法，让屈原、宋玉做属官。

㉚双鬟：年幼的婢女。

㉛奭：同“软”。

㉜崙员：派专人。

㉝呵殿：形容贵官出行前呼后拥。

㉞蓂莢：梔子花。

㉟声等哀玉：声音如同玉制乐器奏出的哀婉曲调。

㊱中馈乏人：没有主持家务的人。意为未娶妻。

㊲自奉衣裳：结婚以来。

㊳佳朕：好征兆，指怀孕。

㊴体胤：亲生儿女。胤，后嗣。



④⑩设祖帐：设宴饯别。古时为出行者送行祭路神称为“祖祭”，祖祭时用的帷帐叫“祖帐”。

④⑪青鸟：传说中送信的使者。

④⑫桂府：月宫。

④⑬荡妇：游子妇。

④⑭覲（dí）：见。

④⑮窀穸（zhūn xī）：墓穴，此处指下葬。

④⑯把握之期：见面的机会。

④⑰楸：楸树。

④⑱举世一辙：全世界都一样。

④⑲“小惭”两句：唐代韩愈《与冯宿论文书》中：“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，及示人，则人以为好矣。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，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。”意思是世人喜欢虚假的逢迎奉承。

促 织

宣德间^①，宫中尚促织之戏^②，岁征民间^③。此物故非西产^④；有华阴令欲媚上官^⑤，以一头进，试使斗而才，因责常供。令以责之里正^⑥。市中游侠儿^⑦，得佳者笼养之，昂其直，居为奇货。里胥猾黠^⑧，假此科敛丁口^⑨，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。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业^⑩，久不售^⑪。为人迂讷^⑫，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，百计营谋不能脱。不终岁，薄产累尽。会征促织，成不敢敛户口，而又无所赔偿，忧闷欲死。妻曰：“死何裨益？不如自行搜觅，冀有万一之得。”成然之。早出暮归，提竹筒铜丝笼，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，靡计不施，迄无济；即捕得三两头，又劣弱不中于款^⑬。宰严限追比^⑭；旬余，杖至百，两股间脓血流离，并虫亦不能行捉矣。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。

时村中来一驼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资诣问。见红女白婆^⑮，填塞门户。入其舍，则密室垂帘，帘外设香几。问者爇香于鼎^⑯，再拜。巫从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^⑰，不知何词。各各竦立以听。少间，帘内掷一纸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无毫发爽^⑱。成妻纳钱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



食顷，帘动，片纸抛落。拾视之，非字而画：中绘殿阁，类兰若^①；后小山下，怪石乱卧，针针丛棘，青麻头伏焉^②；旁一蟆，若将跳舞。展玩不可晓。然睹促织，隐中胸怀。摺藏之，归以示成。成反复自念，得无教我猎虫所耶？细瞻景状，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。乃强起扶杖，执图诣寺后。有古陵蔚起^③；循陵而走，见蹲石鳞鳞，俨然类画。遂于蒿莱中，侧听徐行，似寻针芥；而心目耳力俱穷，绝无踪响。冥搜未已^④，一癞头蟆猝然跃去。成益愕，急逐趁之^⑤。蟆入草间。蹑迹披求^⑥，见有虫伏棘根；遽扑之，入石穴中。搃以尖草^⑦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。状极俊健，逐而得之。审视，巨身修尾，青项金翅。大喜笼归，举家庆贺，虽连城拱壁不啻也^⑧。土于盆而养之，蟹白栗黄^⑨，备极护爱，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责。

成有子九岁，窥父不在，窃发盆，虫跃掷径出，迅不可捉，及扑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须就毙。儿惧，啼告母。母闻之，面色灰死，大骂曰：“业根^⑩！死期至矣！而翁归^⑪，自与汝覆算耳！”儿涕而出。未几成归，闻妻言，如被冰雪。怒索儿，儿渺然不知所往。既得其尸于井，因而化怒为悲，抢呼欲绝。夫妻向隅^⑫，茅舍无烟，相对默然，不复聊赖^⑬。日将暮，取儿藁葬。近抚之，气息惏然^⑭。喜置榻上，半夜复苏。夫妻心稍慰。但蟋蟀笼虚，顾之则气断声吞，亦不敢复究儿。自昏达曙，目不交睫。

东曦既驾，僵卧长愁。忽闻门外虫鸣，惊起覘视，虫宛然尚在。喜而捕之。一鸣辄跃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虚若无物；手裁举，则又超忽而跃^⑮。急趁之。折过墙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顾，见虫伏壁上。审谛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顿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。惟徬徨瞻顾，寻所逐者。壁上小虫，忽跃落衿袖间，视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长胫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将献公堂，惴惴恐不当意，思试之斗以觐之^⑯。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驯养一虫，自名“蟹壳青”，日与子弟角，无不胜。欲居之以为利，而高其直，亦无售者^⑰。径造庐访成。视成所蓄，掩口胡卢而笑^⑱。因出己虫，纳比笼中。成视之，庞然修伟，自增惭作，不敢与较。少年固强之。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，不如拚博一笑。因合纳斗盆。小虫伏不动，蠢若木鸡。少年又大笑。试以猪鬣毛，撩拨虫须，仍不动。少年又笑。屡撩之，虫暴怒，直奔，遂相腾



击，振奋作声。俄见小虫跃起，张尾伸须，直齧敌领。少年大骇，解令休止。虫翘然矜鸣^④，似报主知。成大喜。方共瞻玩，一鸡瞥来^⑤，径进以啄。成骇立愕呼。幸啄不中，虫跃去尺有咫^⑥；鸡健进，逐逼之，虫已在爪下矣。成仓猝莫知所救，顿足失色。旋见鸡伸颈摆扑；临视，则虫集冠上，力叮不释。成益惊喜，掇置笼中。

翼日进宰。宰见其小，怒诃成。成述其异，宰不信。试与他虫斗，虫尽靡^⑦；又试之鸡，果如成言。乃赏成。献诸抚军^⑧。抚军大悦，以金笼进上，细疏其能^⑨。既入宫中，举天下所贡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挞、青丝额……一切异状，遍试之，无出其右者^⑩。每闻琴瑟之声，则应节而舞。益奇之。上大嘉悦，诏赐抚臣名马衣缎。抚军不忘所自；无何，宰以“卓异”闻^⑪。宰悦，免成役。又嘱学使，俾入邑庠^⑫。由此以善养虫名，屡得抚军殊宠。不数岁，田百顷，楼阁万椽，牛羊蹄躐各千计。一出门，裘马过世家焉^⑬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；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之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^⑭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^⑮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独是成氏子以蠹贫^⑯，以促织富，裘马扬扬。当其为里正、受扑责时，岂意其至此哉！天将以酬长厚者，遂使抚臣、令尹，并受促织恩荫。闻之：一人飞升，仙及鸡犬。信夫！”

选自《聊斋志异》

【题解】

本篇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著名作品之一。成生被迫进贡蟋蟀，导致倾家荡产。几度走投无路，打算自尽。待到捉到一头“青项金翅”的俊健蟋蟀，又被儿子无意弄死，吓破了胆的儿子投井自杀，被救出后气息奄奄，“神气痴木”。这时的成生却又因为捕捉蟋蟀无着落而“亦不复以儿为念”。最后，他终于捉到了一头“形若土狗”的小蟋蟀，不仅交了差，还发了财。这头小蟋蟀原来是他儿子“身化”。人要化为小虫去充当皇帝取乐的玩物，人要靠化为小虫得赏而富家，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，这就是这篇小说使人惊心怵目的所在。

【注释】

①宣德：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（1426—1435）。

②促织：蟋蟀。

③岁征民间：每年在民间征收。

④西：此处指陕西。

⑤华阴：县名，在今陕西省。

⑥里正：明代役法规定，以自然邻近的一百一十户为一“里”，从中推富裕的十户轮流当里长，也即古代的“里正”。里长负责征催粮税和分派徭役。

⑦游侠儿：指游手好闲的青年。

⑧里胥：乡里的公差。

⑨科敛丁口：按人口摊派费用。

⑩操童子业：读书打算考秀才。

⑪不售：没有达到目的，指没有考中。

⑫迂讷：迂阔而不善言辞。

⑬不中于款：不合标准。款，规格。

⑭严限追比：规定期限，定期催逼，逾期末完成则用杖责打。

⑮红女白婆：红妆少女和白发老妇。

⑯爇香：烧香。

⑰翕（xī）辟：开合。

⑱爽：差错。

⑲兰若：指佛寺。

⑳青麻头：一种上等品种的蟋蟀的名称。

㉑古陵蔚起：草丛中古墓隆起。

㉒冥搜：到处搜寻。

㉓逐趁：追赶。

㉔蹶迹披求：拨开深草，跟踪寻求。

㉕搯（tiàn）：轻轻拨。

㉖不啻（chì）：不止。

㉗蟹白栗黄：蟹肉和栗子肉，用来喂养蟋蟀，说明蟋蟀的珍贵。

㉘业根：祸根。业，佛家语，指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




②9而翁：你父亲。

③0向隅：指悲伤。

③1不复聊赖：不再有希望。

③2惓(chuò)然：形容呼吸微弱。

③3超忽而跃：在远处跳跃。

③4覘(chān)：悄悄地看。

③5售：此处意为买。

③6掩口胡卢而笑：强忍住笑的样子。

③7矜鸣：骄傲地鸣叫。

③8瞥来：突然来。

③9咫(zhǐ)：周制八寸为咫。

④0靡：被打败。

④1抚军：明清时称巡抚为抚军。

④2细疏其能：在奏章上详细陈述这头蟋蟀的本领。疏，给皇帝的奏章。

④3右：上。古代以右为上。

④4以“卓异”闻：以优异的考绩上报。明清时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考核。

④5俾入邑庠：使入县学。即取得生员资格。

④6裘马过世家：衣着车马的排场超过世族之家。

④7贴妇卖儿：卖妻卖子。贴，典质。

④8一跬(kuǐ)步：指一举一动。

④9蠹：蛀虫。此处指奸猾的里胥。

武 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^①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^②，李饱暖之^③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^④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^⑤，丰其给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得甚。僧问：“汝益乎^⑥？”曰：“益矣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，命李试其



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诩诩然骄人而立^⑦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^⑧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^⑨，李时时蹈僧瑕^⑩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。”李以掌致地^⑪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

李由此以武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^⑫。偶适历下^⑬，见一少年尼僧^⑭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^⑮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^⑯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。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交手足，愿拜下风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^⑰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^⑱；又年少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颉颃间^⑲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间，李腾一踝去^⑳。尼骈五指下削其股^㉑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^㉒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迁客^㉓，幸勿罪！”李舁归^㉔，月余始愈。

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？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选自《聊斋志异》

【题解】

李超向僧人学武艺，稍有所成，便沾沾自喜，以为已经得到师父的全部本领。但师父和他比试时，他立刻“仰跌丈余”。于是，他似有所悟。以后走南闯北，难遇真正的对手，又骄傲自大起来。这时，一位卖艺的尼姑又教训了他一次。这篇小说所宣扬的道理是深刻的，但并不新鲜，无非是戒骄戒躁，学无止境。文中描写的李超和师父、李超和尼姑的两次角力以及围绕角力展开的对话都很生动。看来，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，并不仅仅依靠它所传达的古训。

【注释】

①溜之西鄙：溜川县的西部边缘地区。鄙，边远地区。

②托钵：化缘，乞食。

③李饱啖（dàn）之：李超给他饱吃了一顿。啖，吃或喂。

④少林：少林寺，北魏建，在河南省登峰县西北少室山北麓。唐初，少林僧人佐唐太宗开国有功。少林僧人拳术自成流派，被称“少林派”。

⑤馆：安排住宿。

⑥益：收益、进步。

⑦谔谔然：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⑧一角低昂：一比高低。

⑨格拒：格斗。

⑩瑕：此处指破绽，弱点。

⑪致地：撑地。

⑫罔：无。

⑬历下：古邑名，在今山东省济南市。

⑭尼僧：尼姑。

⑮颠倒一身：一人独自表现武技。

⑯合掌：两手相合表示敬意。

⑰个中人：指武术技艺精当的内行人。

⑱易之：轻视她，认为她容易对付。

⑲颀颀（jié háng）：原意是形容鸟上下飞翔，此处形容比武时人腾越进退。

⑳腾一蹀（huái）去：飞起一脚踢去。

㉑骈五指：并拢五指。

㉒蹶仆：跌倒。

㉓孟浪迕（wù）客：卤莽冒犯了你。

㉔舁（yú）：本意为抬，此处意为坐轿回去。

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东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^①。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郃^②，羊先死；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撈我矣^③。”俄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^④，曰：“我父朴讷，今见陵于强鬼，我将赴地下，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立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。

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^⑤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。举目见子，潸然流涕，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赇嘱^⑥，日夜撈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^⑦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^⑧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^⑨。迟之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^⑩，仍批城隍复案^⑪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桔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^⑫。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^⑬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答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答，喊曰：“受答允当，谁教我无钱也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摔席下，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怨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王曰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上大呼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曰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





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辟矣。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上堂大声以报。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，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复问如前；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

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，奈无路可达帝听。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^⑩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两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摔回复见冥王。窃意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呜呼为。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^⑪，于愿足乎？”乃注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翻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！”席张口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捋楚。请反见王，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，行数步，辄憩路侧。鬼含怒不敢复言。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辟，鬼引与共坐；席便据门阈^⑫。二鬼乘其不备，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。魂摇摇不忘灌口，约奔数十里，忽见羽葆来^⑬，闾戟横路^⑭。越道避之，因犯卤簿^⑮，为前马所执^⑯，紫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。问席：“何人？”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缅诉毒痛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，车中人各有问讯。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愬^⑰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

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^⑱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^⑲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；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